

《子儀》歌、隋與幾個疑難字的釋讀

—兼及《子儀》的文本流傳

趙平安

清華簡《子儀》是一篇描寫春秋故事的重要文獻。簡文講述秦晉殽之戰以後，秦穆公為了與楚修好，主動放歸子儀的事情。簡文對放歸過程，特別是秦穆公與子儀的對話有詳細描述，是瞭解殽之戰前後秦、晉、楚三國關係與春秋外交辭令的珍貴史料。

文中三處出現歌字，特別引人注目。為便於觀覽理解，特將簡文移錄如下：

公命窮韋隳(昇) 𠄎(琴)奏甬(鏞)，𠄎(歌)曰：“𠄎= (遲遲) 可(兮)，
𠄎= (委委) 可(兮)， 徒儉所遊又步裡謔𠄎也。”和𠄎(歌)曰：“漳水可(兮)
遠見望(望)，逆見(視)達化。并(汧)可(兮)非= (霏霏)，渭可(兮)滔= (滔滔)，
楊𠄎(柳)可(兮)依= (依依)，𠄎(其)下之𠄎= (淒淒)。此𠄎(慍)之易(傷)僮，是
不攷而猶僮，是尚求叔(蹙)易(揚)之作，𠄎(處)𠄎(吾)𠄎(以)休，萬(賴)子
是救。”乃命隳(昇) 𠄎(琴)訶(歌)於子義(儀)，楚樂和之曰……¹

簡 5-8

其中歌字分別作：



(簡 5)



(簡 6)



(簡 7)

之形。三個歌字可以分為兩組，簡 5、6 為一組，簡 7 為一組。簡 7 為楚文字常見的寫法。² 三晉文字也有這種寫法，作人名或地名。³由於三晉文字地名“朝訶”，傳世文獻作“朝歌”，





¹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陸）》，中西書局，2016年，第128-135頁。

² 周波：《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》，線裝書局，第2012年，302-303頁。

³ 何琳儀：《戰國古文字典》，中華書局，1998年，第852頁。







因此也有學者指出“三晉文字以訶為歌”。⁴簡 5、6 的寫法系別不明，屬於首見字形。

要正確理解簡 5、6 中的字，必須先瞭解歌字的來源和構形。這方面目前已有比較一致的意見，而以裘錫圭先生的說法最具代表性。他說：

從字音和甲骨（引者注：指 、 之類）金文（引者注：指 、 之類）的字形來看，“歌”顯然是從“何”字分化出來的一個字。甲骨、金文的“歌”字象人荷物而張口出氣。人荷物或從事其他重體力勞動時，呼吸的動作比較顯著（即一般所謂“氣粗”），“歌”字訓“息”或“氣粗”，正與字形表示的意義相合。“歌”與“歌”形音並近，這恐怕不是偶然的（金文“歌”作“訶”，從“可”聲，見《金文編》621 頁）。荷重或從事其他重體力勞動者，往往發出有節奏的呼喊聲如“杭呵”“杭育”之類，以減輕疲勞的感覺。這種呼喊聲大概就是最原始的歌。“歌”很可能就是由“歌”派生出來的一個詞。⁵

參照裘先生的意見，我們知道訶字從言、可聲，是歌的異體字⁶。而簡 5、6 中的字也可以分析為“可”聲，比較費解的只是其中“克”的部分。

根據現在對克字形體的認識⁷，很難說它的意義與歌字有關。過去一般依據《說文》篆文，釋克為“肩也。象屋下刻木之形”。從古文字構形看，這個說法顯然是靠不住的。早期的克字作如下之形：

甲骨文：（合 13709 正）（合 15190）（合 31821）
金文：（利簋）（井侯簋）（公克罇）

殷滌非先生指出字上象冑形，結合冑字來看，也許是正確的。⁸字的下部，象盾的側視形。⁹我認為，這個字很可能是用冑和盾的組合來表示“克”、“勝”一類的意思。因此目前看來，無論是按照老的說法還是新的說法，都很難說克和歌在意義上有什麼聯繫，我們只能從聲音上來理解克與歌的關係。

⁴ 沈之傑：《戰國三晉文字編》，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，2009 年，第 430 頁。

⁵ 裘錫圭《說字小記》，《裘錫圭學術文集 3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》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12 年，第 422 頁。

⁶ 訶字戰國文字中很常見，用為歌時，或看作歌（訶）的通假字，如王輝編著《古文字通假字典》，中華書局，2008 年，第 542 頁；或看作歌的異體或專字，如李守奎《楚文字編》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3 年，第 148 頁；徐在國《上博楚簡文字聲系（一—八）》，安徽大學出版社，2013 年，第 2676-2677 頁。後者把它和《說文》言部訓“大言而怒也”的“訶”看作同形字。

⁷ 關於克字的構形分析，可參看李圃主編《古文字詁林》第六冊，上海教育出版社，2003 年，第 586-590 頁。


⁸ 參陳初生：《金文常用字典》，陝西人民出版社，2004 年，第 711 頁。


⁹ 字下與古文字“屯”僅一筆之差。目前還不清楚古文字“屯”的構形，很可能“屯”是“盾”的初文。

“克”是職部溪母字，“可”是歌部溪母字，“歌”是歌部見母字，克與歌聲母很近。在一般的古音專家眼中，職歌兩部遠隔。其實仔細尋繹，兩韻之間也有割不斷的關係。古書中兩部字有通假之例。如《周禮·大宗伯》：“收^副辜祭四方百物。”鄭玄注：“故書^副為罷。”^副乃籀文副字。副，職部滂母，罷，歌部並母，即其佳證。同源詞中，兩部亦有韻轉關係。如《說文》牛部：“犗，《易》曰：犗牛乘馬。今本《周易》作“服牛乘馬”。又革部：“鞞，車駕具也。”《字彙》革部：“犗，服駕牛馬也。”犗，職部並母，鞞，革部並母。《說文解字》聲訓中，歌部字與職部字也有交替。¹⁰史存直先生曾說：“古音之幽兩部相涉是常見的現象，而且有時會旁涉到鄰近的韻部，和之部相近的是脂支，和幽部相近的是侯魚兩部。”¹¹黃綺先生曾撰《論古韻分部及支之脂三部是否應分為三》，主張支之脂三部相合，文中列舉大量例證。¹²孟蓬生先生在談同源詞通轉關係時，曾專列“之類與歌類”，並舉有若干實例，也可以參看。¹³因此從實例和音理兩方面看，^可克字都可以看作雙聲符字。我們覺得這可能和方言的因素有關。

^可克字從克聲，對於我們釋讀三晉文字中兩個從克聲的字很有幫助。


三晉文字有一個從欠、克聲的^款字¹⁴，作


 侯馬七五：三 比款

 侯馬九二：五 比款

 侯馬二〇〇：四四 比款

之形。又有從疒、克聲的^瘡字¹⁵，作

 侯馬三：一七 比瘡

 侯馬三：一一 比瘡

¹⁰ 參看吳澤順：《漢語音轉研究》，嶽麓書社，2006年，第298頁。

¹¹ 史存直：《古韻“之”“幽”兩部之間的關涉》，《音韻學研究》第一輯，中華書局，1984年，第311頁。

¹² 黃綺：《論古韻分部及支之脂三部是否應分為三》，《解語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187-226頁。

¹³ 孟蓬生：《上古漢語同源詞語音關係研究》，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1年，190-191頁。

¹⁴ 何琳儀：《戰國古文字典》，中華書局，1998年，第38頁；湯餘惠主編：《戰國文字編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603頁；湯志彪編著：《三晉文字編》卷八，作家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1312頁。

¹⁵ 何琳儀：《戰國古文字典》，中華書局，1998年，第38頁；湯餘惠主編：《戰國文字編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528-529頁；湯志彪編著：《三晉文字編》卷八，作家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1177-1180頁；沈之傑：《戰國三晉文字編》，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，2009年，第388-389頁。

瘠 侯馬一九五：七 比瘠

瘠 侯馬三：一五 比瘠

瘠 璽臺 0476 王瘠

瘠 璽臺 1543 孫瘠

之形，都用作人名。這兩個字侯馬盟書整理者都放在“瘠”字底下，作一字處理。¹⁶在侯馬盟書中，“瘠”和“瘠”有可能是指同一人，但是作為文字還是應該當作兩個字來看比較妥當。這裡從絕大多數學者的意見，把它們處理成兩個字。雖然如此，它們相當於後世什麼字，仍然搞不清楚。

這兩個字應分析為從欠、克聲和從疒、克聲¹⁷，我們認為，根據《子儀》篇中克可以在“瘠”中作雙聲符的情況，可以分別釋為“瘠”和“瘠”。

《子儀》篇中還出現了著名歷史人物“陸貨”：

乃張大侯於東奇之外，豐（禮）子義（儀），亡（無）豐（禮）陸（隋）貨，呂（以）贛（贛）。¹⁸

簡 4-5

陸貨就是隋會¹⁹。陸字原作



之形。陸本是晉國的一個地名，後以地名為氏。它的寫法和湖北境內的隋氏很不相同，極具特色。《通志·以國為氏》：“隨氏，侯爵，楚滅之，子孫以國為氏。又杜伯之玄孫為晉大夫，食采為隨，曰隨會。子孫以邑為氏。之隋，去辵作隋。”隋氏有兩個不同來源，不同來源的隋寫法不同。隋會的隋《子儀》作“陸”。包山楚簡也多見隋氏，是在“陸”上增加邑旁，或

¹⁶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：《侯馬盟書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76年，第333頁；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編、張頌、陶正剛、張守中：《侯馬盟書》，山西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350頁。

¹⁷張世超：《侯馬載書盟主新考》，《中國文字學報》第五輯，商務印書館，2014年，第137頁。

¹⁸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、李學勤主編：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（陸）》，中西書局，2016年，第26頁。

¹⁹參看拙作《秦穆公放歸子儀考》，第五屆“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”論文，臺北“中央研究院”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，2016年1月24-28日。

山旁，或田旁，或者省略一部分形體。²⁰這個隋就是湖北境內的隋氏。從東周金文來看，包山簡隋氏的寫法最早用為國名，是在陸上加邑旁²¹。《系年》第 9、10、14 章也有隋會（簡 51、54、66），隋作陸之形，第 15 章“昭王歸隋”（簡 84）的隋（即湖北境內隋氏之隋），從陸從邑，表明《系年》的書寫者（戰國楚人）寫隋會之隋和寫湖北境內的隋氏的隋還是有所不同。看來，兩種不同來源的隋一直保持著字形上的區別。《子儀》和包山簡的隋，根本區別在於一個從禾，一個不從禾（往往從邑或其他義近形旁）。隋是歌部邪母字，禾是歌部匣母字，禾應是綴加上去的聲符。種種跡象表明，^陸禾很可能不是楚文字的寫法。

在三晉文字中有一個阨字²²，原形作



集粹 89 阨困頁（首）

之形，也是氏名，參照《子儀》簡文^陸禾字，這個字也可以釋為隋字。

上博簡《容成氏》也有此字，作



之形。簡文說：

於是虛（乎）方囷（圓）千里，於是於（乎）^止壹（持？）板正立（位），四向阨禾（和），襄（懷）以速（來）天下之民。²³

簡 7

阨也可以釋為隋，讀作“隨”。“隨和”指應和、依附。《漢書·梅福傳》：“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，蹈藉名都大郡，求党與，索隨和，而亡逃匿之意。”簡文用為動詞。

阨字還可以從心作，見於郭店簡《緇衣》：

子曰：可言不可行，君子弗言；可行不可言，君子弗行。則民言不^阨（危）行，

²⁰ 參看許全勝：《包山楚簡姓氏譜》，北京大學碩士論文，1997年，第6頁；李守奎、劉波：《續論^陸字構形與^陸聲字的音義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二十九輯，中華書局，2012年，第654-660頁；李守奎、賈連翔、馬楠編著：《包山楚簡文字全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285、372、504、505頁；朱曉雪著：《包山楚簡綜述》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3年，《集釋》第172頁，《文字編》第100頁。

²¹ 參看韓宇嬌：《曾國銅器銘文整理與研究》，清華大學博士論文，2014年，第21頁。

²² 湯志彪編著：《三晉文字編》卷八，作家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1956頁。

²³ 馬承源主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（二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255頁，釋文注釋標點略有調整。此條初稿未及，蒙周波先生提示加入，釋讀也是他的意見。

不𨔵（危）言。

簡 30-32

𨔵字今本作“危”，裘錫圭先生按語指出：字當從“禾”聲，讀為“危”。²⁴我們認為這個字應理解為脩字的異體。脩在歌部定母，可以讀為“危”。

以上，我們根據《子儀》篇歌和隋字釋讀了古文字中的幾個未釋字。這幾個未釋字似頗與三晉文字有關。歌和隋與三晉文字的這種關聯，似也可以說明《子儀》篇具有一定的三晉文字特點。

從《子儀》篇內容來看，大約原來應是秦人的作品。從通篇文字風格來看，《子儀》總體上系用楚文字書寫。上揭三晉文字的元素，應是受三晉文字影響的產物。很可能，《子儀》由秦傳到晉，再由晉傳到楚，畢竟此篇內容與晉有非常密切的關係。當然，也可能是由秦直接傳到楚，而書寫此篇的人熟悉晉文字，所以把晉文字的一些寫法攙雜進去了。實際情況究竟如何，有待於更多的材料來進一步驗證。

（本文初稿完成後，曾請周波、袁金平、湯志彪、沈之傑、劉剛等先生審看，蒙提出寶貴意見，謹此致謝。）

²⁴荆門市博物館：《郭店楚墓竹簡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135頁；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、荆門市博物館：《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輯（一）·郭店楚墓竹簡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36頁。